

曾文正公全集

標點 註解 經史百家雜鈔 卷三

書牘

左傳鄭子家與趙宣子書

寡君卽位三年，召蔡侯而與之事君。九月，蔡侯入於敝邑以行。敝邑以侯宣多之難，寡君是以不得與蔡侯偕。十一月，克滅侯宣多，而隨蔡侯以朝於執事。十二年六月，歸生佐寡君之嫡夷，以請陳侯於楚，而朝諸君。十四年七月，寡君又朝以蕞陳事。十五年五月，陳侯自敝邑往朝於君，往年正月，燭之武往朝夷也。八月，寡君又往朝。以陳蔡之密邇於楚，而不敢貳焉，則敝邑之故也。雖敝邑之事君，何以不免？在位之中，一朝於襄，而再見於君，夷與孤之二三臣，相及於絳，雖我小國，則蔑以過之矣。今大國曰：『爾未逞吾志。』敝邑有亡，無以加焉。古人有言曰：『畏首畏尾，身其餘幾？』又曰：『鹿死不擇音。』小國之事大國也，德則其人，不德則其鹿也。鉅而走險，急何能擇？命之罔極，亦知亡矣。將悉敝賦，以待於儉，唯執事命之。文公二年六月壬申，朝於齊。四年二月壬戌，爲齊侵蔡，亦獲成於楚。居大國之間，而從於彊令，豈其罪也？大國若弗圖，無所逃命。

左傳呂相絕秦之辭

昔逮我獻公及穆公相好，戮力同心，申之以盟誓，重之以昏姻。天禍晉國，文公如齊，惠公如秦，無祿。獻公卽世，穆公不忘舊德，俾我惠公用能奉祀於晉，又不能成大勳，而爲韓之師，亦悔於厥心。用集我文公，是穆之成也。文公躬擐甲冑，跋履山川，踰越險阻，征東之諸侯，虞夏商周之胤，而朝諸秦，則亦旣報舊德矣。鄭人怒君之疆場，我文公帥

諸侯及秦圍鄭。秦大夫不詢於我寡君，擅及鄭盟。諸侯疾之，將致命於秦。文公恐懼，綏靜諸侯，秦師克還無害。則是我有大造於西也。無祿。文公卽世，穆爲不弔，蔑死我君，寡我襄公，迭我殺地，奸絕我好，伐我保城，殄滅我費滑，散離我兄弟，撓亂我同盟，傾覆我國家。我襄公未忘君之舊勳，而懼社稷之隕，是以有殺之師，猶願赦罪於穆公。穆公弗聽，而卽禁謀我。天誘其衷，成王隕命。穆公是以不克逞志於我。穆襄卽世，康靈卽位。康公我之自出，又欲闕翦我公室，傾覆我社稷，帥我蝨賊，以來蕩搖我邊疆。我是以有令狐之役。康猶不悛，入我河曲，伐我涑川，俘我王官，翦我羈馬。我是以有河曲之戰。東道之不通，則是康公絕我好也。及君之嗣也，我君景公引領西望曰：「庶撫我乎？」君亦不惠稱盟，利吾有狄難，入我河縣，焚我箕郛，芟夷我農功，虔劉我邊陲。我是以有輔氏之聚。君亦悔禍之延，而欲徼福於先君。獻穆使伯車來命我景公曰：「吾與汝同好，棄惡，復修舊德，以追念前勳。」言誓未就，景公卽世。我寡君是以有令狐之會。君又不祥，背棄盟誓。白狄及君同州，君之仇讎，而我之昏姻也。君來賜命曰：「吾與女伐狄。」寡君不敢顧昏姻，畏君之威，而受命於吏。君有二心於狄曰：「晉將伐女！」狄應且憎，是用告我。「楚人惡君之二，其德也。」亦來告我曰：「秦背令狐之盟，而來求盟於我。昭告昊天上帝、秦三公、楚三王。」曰：「余雖與晉出入，余唯利是視，不穀惡其無成德，是用宣之，以懲不壹。」諸侯備聞此言，斯是用痛心疾首，暱就寡人。寡人帥以聽命，唯好是求。君若惠顧諸侯，矜寡人，而賜之盟，則寡人之願也。其承寧諸侯以退，豈敢徼亂？君若不施大惠，寡人不佞，其不能以諸侯退矣。敢盡布之執事，俾執事實圖利之。

左傳叔向詒子產書

始吾有虞於子，今則已矣。昔先王議事以制，不者刑辟，懼民之有爭心也。猶不可禁禦，是故閑之以義，糾之以政，行之以禮，守之以信，奉之以仁，制爲祿位，以勸其從；嚴斷刑罰，以威其淫；懼其未也，故誨之以忠，聳之以行，教之以

務使之以和臨之以敬，澹之以彊，斷之以剛，猶求聖哲之上，明察之官，忠信之長，慈惠之師，民於是乎可任使也，而不生禍亂。民知有辟，則不忌於上，並有爭心，以徵於書，而徼幸以成之，弗可爲矣。夏有亂政，而作禹刑，商有亂政，而作湯刑，周有亂政，而作九刑。三辟之興，皆叔世也。今吾子相鄭國，作封洫，立謗政，制參辟，鑄刑書，將以靖民，不亦難乎？詩曰：『儀式刑文王之德，日靖四方。』又曰：『儀刑文王，萬邦作孚。』如是何辟之有，民知爭端矣。將棄禮而徵於書，錐刀之末，將盡爭之，亂獄滋豐，賄賂並行，終子之世，鄭其敗乎？胥聞之，『國將亡，必多制。』其此之謂乎？

樂毅報燕惠王書

臣不佞，不能奉承王命，以順左右之心，恐傷先王之明，有害足下之義，故遁逃走趙。今足下使使數之以罪，臣恐侍御者不察先王之所以畜幸臣之理，又不自臣之所以事先王之心，故敢以書對。——臣聞賢聖之君，不以祿私親，其功多者賞之，其能當者處之，故察能而授官者，成功之君也；論行而結交者，立名之士也。臣竊觀先王之舉也，見有高世主之心，故假節於魏，以身得察於燕；先王過舉，廁之賓客之中，立之羣臣之上，不謀父兄以爲亞卿，臣竊不自知，自以爲奉令承教，可幸無罪，故受令而不辭。先王命之曰：『我有積怨深怒於齊，不量輕弱，而欲以齊爲事。』臣曰：『夫齊霸國之餘業，而最勝之遺事也。繹於兵甲，習於戰攻，王若欲伐之，必與天下圖之。與天下圖之，莫若結於趙。且又淮北宋地，楚魏之所欲也，趙若許而約四國攻之，齊可大破也。』先王以爲然，具符節，南使臣於趙，顧反命，起兵擊齊，以天之道，先王之靈，河北之地，隨先王而舉之，濟上之軍，受命擊齊，大敗齊人，輕卒銳兵，長驅至國，齊王遁而走莒，僅以身免。珠玉財寶，車甲珍器，盡收入于燕，齊器設於甯臺，『大呂』陳於元英，故鼎反乎磨室，薊邱之植，植於汶篁。——藩按說文篁竹田也，張平子西京賦降蕩敷衍編町成篁，以篁與町對舉，亦訓田也。此云汶篁，亦指汶上之竹田也。後人以篁訓竹，則此與西京賦皆不可通。自五伯以來，功未有及先王者也。先王以爲慊於志，故裂地而封之，使得比小國。

諸侯。臣竊不自知，自以爲奉令承教，可幸無罪；是以受命不辭。臣聞賢聖之君，功立而不廢，故著於春秋。蚤知之士，名成而不毀，故稱於後世。若先王之報怨雪恥，夷萬乘之疆國，收八百歲之蓄積，及至棄羣臣之日，餘教未衰，執政任事之臣，修法令，慎庶孽，施及乎萌隸，皆可以教後世。臣聞之：「善作者不必善成，善始者不必善終。」昔伍子胥說聽於闔閭，而吳王遠迹至郢，夫差弗是也；賜之鴟契而浮之江，吳王不寤先論之可以立功，故沈子胥而不悔。子胥不蚤見主之不同量，是以至於入江而不化。夫免身立功，以明先王之迹，臣之上計也。雖毀辱之誹謗，墮先主之名，臣之所大恐也。臨不測之罪，以幸爲利，義之所不敢出也。臣聞古之君子，交絕不出惡聲，忠臣去國不絜其名。臣雖不佞，數奉教於君子矣。恐侍御者之親左右之說，不察疏遠之行，故敢獻書以聞，惟君王之留意焉。

魯仲連遺燕將書

吾聞之：智者不倍時而棄利，勇士不怯死而滅名，忠臣不先身而後君。今公行一朝之忿，不顧燕王之無臣，非忠也；殺身亡聊城，而威不信於齊，非勇也；功敗名滅，後世無稱，焉非智也；三者世主不臣，說士不載，故智者不再計，勇士不怯死。今死生榮辱，貴賤尊卑，此時不再至，願公詳計而無與俗同。以上勸之以利害，死生榮辱。且楚攻齊之南陽，魏攻平陸，而齊無南面之心，以爲亡南陽之害小，不如得濟北之利大，故定計審處之。今秦人下兵，魏不敢東而衡秦之勢成，楚國之形危，齊棄南陽，斷右壤，定濟北，計猶且爲之也。且夫齊之必決於聊城，公勿再計。今楚魏交退於齊，而燕救不至，以全齊之兵，無天下之規，與聊城共據期年之敵，則臣見公之不能得也。以上齊必力爭聊城。且燕國大亂，君臣失計，上下迷惑，栗腹以十萬之衆，五折於外，以萬乘之國，被圍於趙，壤削主困，爲天下僂笑。國敵而禍多，民無所歸心，今公又以敝聊之民，距全齊之兵，是墨翟之守也；食人炊骨，士無反外之心，是孫臏之兵也；能見於天下。以上燕國內亂，燕將之能已棄者。雖然，爲公計者，不如全車甲以報於燕。車甲全而歸燕，燕王必喜，身全而歸於國，士民如

見父母交遊攘臂而議於世功業可明上輔孤主以制羣臣下養百姓以資說士矯國更俗功名可立也亡意亦捐燕棄世東遊於齊乎裂地定封富比乎陶衛世世稱孤與齊久存又一計也此兩計者顯名厚實也願公詳計而審處一焉以上勸之歸燕或降齊且吾聞之「規小節者不能成榮名惡小恥者不能立大功」昔者管夷吾射桓公中其鉤篡也遺公子糾不能死怯也束縛桎梏辱也若此三行者世主不臣而鄉里不通鄉使管仲幽囚而不出身死而不反於齊則亦名不免爲辱人賤行矣臧獲且羞與之同名矣况世俗乎故管子不恥身在縲紲之中而恥天下之不治不恥不死公子糾而恥威之不信於諸侯故兼三行之過而爲五霸首名高天下而光燭鄰國曹子爲魯將三戰三北而亡地五百里鄉使曹子計不反願議不還踵刎頸而死則亦名不免爲「敗軍禽將」矣曹子棄三北之恥而退與魯君計桓公朝天下會諸侯曹子以一劍之任枝桓公之心於壇坫之上顏色不變辭氣不悖三戰之所亡一朝而復之天下震動諸侯驚駭威加吳越若此二士者非不能成小廉而行小節也以爲殺身亡軀絕世滅後功名不立非智也故去感忿之怨立終身之名棄忿悞之節定累世之功是以業與三王爭流而名與天壤相弊也願公擇一而行之以上言士不尙小廉小節當以管仲曹沫爲法

司馬遷報任安書

太史公牛馬走司馬遷再拜言少卿足下曩者辱賜書教以慎於接物推賢進士爲務意氣懃懃懇懇若望僕不相師而用流俗人之言僕非敢如此也僕雖罷駑亦嘗側聞長者之遺風矣顧自以爲身殘處穢動而見尤欲益反損是以獨鬱悒而誰與語諺曰「誰爲爲之孰令聽之」蓋鍾子期死伯牙終身不復鼓琴何則士爲知己者用女爲說己者容若僕大質已虧缺矣雖材懷隋和行若由夷終不可以爲榮適足以見笑而自點耳書辭宜答會東從上來又迫賤事相見日淺卒卒無須臾之間得竭志意今少卿抱不測之罪涉旬月迫季冬僕又薄從上雍恐卒然

不可爲諱；是僕終已不得舒憤懣以曉左右，則長逝者魂魄私恨無窮，請略陳固陋，闕然久不報，幸勿爲過。以上渙敘報書之選。僕聞之修身者智之符也，愛施者仁之端也，取與者義之表也，恥辱者勇之決也，立名者行之極也。士有此五者，然後可以託於世，而列於君子之林矣。故禍莫憚於欲利，悲莫痛於傷心，行莫醜於辱先，詬莫大於宮刑。刑餘之人，無所比數，非一世也，所從來遠矣。昔衛靈公與雍渠同載，孔子適陳，商鞅因景監見，趙良寒心，同子參乘，袁絲變色，自古而恥之。夫以中材之人，事有關於宦豎，莫不傷氣，而況於慨慷之士乎？如今朝廷雖乏人，奈何令刀鋸之餘，薦天下之豪俊哉？僕賴先人緒業，待罪輦轂下，二十餘年矣，所以自惟上之不能納忠效信，有奇策材力之譽，自結明主，次之又不能拾遺補闕，招賢進能，顯巖穴之士，外之不能備行伍，攻城野戰，有斬將搴旗之功，下之不能積日累勞，取尊官厚祿，以爲宗族交遊光寵，四者無一遂，苟合取容，無所短長之效，可見如此矣。嚮者僕亦嘗廁下大夫之列，陪奉外廷末議，不以此時引綱維，盡思慮，今已虧形爲掃除之隸，在闕茸之中，乃欲仰首伸眉，論列是非，不亦輕朝廷羞當世之士邪？嗟乎嗟乎，如僕尙何言哉！尙何言哉！以上四言麗士而自述被刑之大辱。且事本末未易明也。僕少負不羈之才，長無鄉曲之譽，主上幸以先人之故，使得奏薄伎，出入周衛之中，僕以爲戴盆何以望天，故絕賓客之知，忘室家之業，日夜思竭，其不肖之才力，務壹心營職，以求親媚於主上，而事乃有大謬不然者。夫僕與李陵俱居門下，素非相善也，趨舍異路，未嘗銜杯酒接慇懃之餘，懽然僕觀其爲人，自守奇士，事親考與士信，臨財廉，取與義，分別有讓，恭儉下人，常思奮不顧身，以徇國家之急，其素所蓄積也，僕以爲有國士之風。夫人臣出萬死不顧一生之計，赴公家之難，斯已奇矣。今舉事一不當，而全軀保妻子之臣，隨而媒孽其短，僕誠私心痛之。且李陵提步卒不滿五千，深踐戎馬之地，足歷王庭，垂餌虎口，橫挑疆胡，仰億萬之師，與單于連戰十有餘日，所殺過半，當虜救死扶傷，不給旃裘之君長，咸震怖，乃悉徵其左右賢王，舉引弓之民，一國共攻而圍之，轉鬪千里，矢盡道窮，救兵不至，士卒死傷如積，然陵一呼勞，軍士無不起，躬自流涕，沫血飲泣，更張空拳，冒白刃，北嚮爭死敵者。陵未沒時，使有

來報。漢公卿王侯，皆奉觴上壽。後數日，陵敗書聞，主上爲之食不甘味，聽朝不怡，大臣憂懼，不知所出。僕竊不自料，其卑賤，見主上慘愴，悼誠欲效其款款之愚，以爲李陵素與士大夫絕甘分少，能得人之死力，雖古之名將，不能過也。身雖陷敗，彼觀其意，且欲得其當而報於漢，事已無可奈何，其所摧敗，功亦足以暴於天下矣。僕懷欲陳之而未由，路適會召問，卽以此指推言。陵之功，欲以廣主上之意，塞睚眦之辭，未能盡明，明主不曉，以爲僕沮貳師，而爲李陵游說，遂下於理。拳拳之忠，終不能自列，因爲誣上，卒從吏議。家貧，貨賂不足以自贖，交游莫救視，左右親近，不爲一言，身非木石，獨與法吏爲伍，深幽囹圄之中，誰可告愬者？此真少卿所親見，僕行事豈不然乎？李陵旣生降，隕其家聲，而僕又得之蠶室，重爲天下觀笑。悲夫！悲夫！事未易一二爲俗人言也。以上述推說李陵所以獲罪之末末，僕之先人非有剖符丹書之功，文史星歷，近乎卜祝之間，固主上所戲弄，倡優所畜，流俗之所輕也。假令僕伏法受誅，若九牛亡一毛，與螻蟻何以異？而世俗又不與能死節者次比，特以爲智窮罪極，不能自免，卒就死耳。何也？素所自樹立使然也。人固有一死，死有重於泰山，或輕於鴻毛，用之所趨異也。太上不辱先，其次不辱身，其次不辱理色，其次不辱辭令，其次黜體受辱，其次易服受辱，其次關木索被箠受辱，其次剔毛髮嬰金鐵受辱，其次毀肌膚斷肢體受辱，最下腐刑極矣。傳曰：『刑不上大夫。』此言士節不可不勉勵也。猛虎在深山，百獸震恐；及在檻穽之中，搖尾而求食，積威約之慙也。故士有畫地爲牢，勢不可入，削木爲吏，議不可對，定計於鮮也。今交手足，受木索，暴肌膚，受榜箠，幽於圜牆之甲，當此之時，見獄吏則頭搶地，視徒隸則心惕息。何者？積威約之勢也。及已至是，言不辱者，所謂強顏耳。曷足貴乎？且西伯伯也，拘於羑里；李斯相也，具於五刑；淮陰王也，受械於陳；彭越張敖，南面稱孤，繫獄抵罪，絳侯誅諸呂，權傾五伯，囚於請室；魏其大將也，衣赭衣，關三木；季布爲朱家鉗奴，灌夫受辱於居室；此人皆身至王侯將相，聲聞鄰國，及罪至罔加，不能引決自裁，在塵埃之中，古今一體，安在其不辱也？由此言之，勇怯勢也，彊弱形也，審矣。何足怪乎？夫人不能早自裁繩墨之外，以稍陵遲，至於鞭箠之間，乃欲引節，斯不亦遠乎？古人所以重施刑於

大夫者，殆爲此也。夫人情莫不貪生惡死，念父母，顧妻子，至激於義理者不然，乃有所不得已也。今僕不幸，早失父母，無兄弟之親，獨身孤立，少卿視僕於妻子何如哉？且勇者不必死節，怯夫慕義，何處不勉焉？僕雖怯懦，欲苟活，亦頗識去就之分矣，何至自沈溺縲紲之辱哉？且夫臧獲婢妾，由能引決，況僕之不得已乎？所以隱忍苟活，幽於圜牆之中而不辭者，恨私心有所不盡，鄙陋沒世，而文采不表於後世也。以上自述隱忍受辱，引決而不果自裁之故。古者富貴而名磨滅，不可勝記，惟侏儻非常之人稱焉。蓋文王拘而演《易》，仲尼隨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賦《離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膺脚，兵法修列；不韋遷蜀，世傳《呂覽》；韓非囚秦，說難孤憤；《詩》三百篇，大抵賢聖發憤之所爲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鬱結，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來者，乃如左丘無目，孫子斷足，終不可用，退而論書策以舒其憤，思垂空文以自見。僕竊不遜，近自託於無能之辭，網羅天下放失舊聞，略考其行事，綜其終始，稽其成敗興壞之紀，上計軒轅，下至於茲，爲十表，本紀十二，書八章，世家三十，列傳七十，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草創未就，會遭此禍，惜其不成，是以就極刑而無愠色。僕誠以著此書，藏之名山，傳之其人，通邑大都，則僕償前辱之責，雖萬被戮，豈有悔哉！然此可爲智者道，難爲俗人言也。以上言著書以償前辱之責。且負下未易居，下流多謗議，僕以口語，遇遭此禍，重爲鄉里所讟笑，以污辱先人，亦何面目復上父母之丘墓乎？雖累百世，垢彌甚耳。是以腸一日而九迴，居則忽忽若有所亡，出則不知其所往；每念斯恥，汗未嘗不發背，霑衣也。身直爲閭閻之臣，甯得自引深藏巖穴邪？故且從俗浮沈，與時俯仰，以通其狂惑。今少卿乃教以推賢進士，無乃與僕私心刺謬乎？今雖欲自雕琢，曼辭以自飾，無益於俗不信，適足取辱耳。要之死日，然後是非乃定，書不能悉意，略陳固陋，謹再拜。

楊惲報孫會宗書

惲材朽行穢，文質無所底，幸賴先人餘業，得備宿衛，遭遇時變，以獲爵位，終非其任，卒與禍會，足下哀其愚蒙，賜

書教督以所不及，殷勤甚厚，然竊恨足下不深惟其終始，而猥隨俗之毀譽也。言鄙陋之愚心，若逆指而文過，默而息乎？恐違孔氏「各言爾志」之義，故敢略陳其愚。唯君子察焉。惲家方隆盛時，乘朱輪者十人，位在列卿，爵爲通侯，總領從官，與聞政事，曾不能以此時有所建明，以宣德化，又不能與羣僚同心并力，陪輔朝廷之遺忘，已負竊位素餐之責久矣。懷祿貪勢，不能自退，遭遇變故，橫被口語，身幽北闕，妻子滿獄，當此之時，自以夷滅不足以塞責，豈意得全首領，復奉先人之丘墓乎？伏惟聖主之恩，不可勝量。君子游道，樂以忘憂，小人全軀，說以忘罪，竊自思念，過已大矣。行已虧矣，長爲農夫以沒世矣。是故身率妻子，戮力耕桑，灌園治產，以給公上，不意當復用此爲譏議也。夫人情所不能止者，聖人弗禁，故君父至尊親，送其終也，有時而旣。臣之得罪，已三年矣。田家作苦，歲時伏臘，烹羊炮羔，斗酒自勞，家本秦也，能爲秦聲，婦趙女也，雅善鼓瑟，奴婢歌者數人，酒後耳熱，仰天拊缶而呼烏烏，其詩曰：「田彼南山，蕪穢不治，種一頃豆，落而爲箕。」人生行樂耳，須富貴何時？是日也，拂衣而起，奮袖低昂，頓足起舞，誠淫荒無度，不知其不可也。惲幸有餘祿，方糴賤販貴，逐什一之利，此賈豎之事，污辱之處。惲親行之，下流之人，衆毀所歸，不寒而栗，雖雅知惲者，猶隨風而靡，尙何稱譽之有？董生不云乎：「明明求仁義，常恐不能化民者，卿大夫之意也；明明求財利，常恐困乏者，庶人之事也。」故道不同不相爲謀。今子尙安得以卿大夫之制而責僕哉？夫西河魏土，文侯所興，有段干木、子方之遺風，漂然皆有節概，知去就之分。頃者足下離舊土，臨安定，安定山谷之間，昆夷舊壤，子弟貪鄙，豈習俗之移人哉？於今迺睹子之志矣，方當盛漢之隆，願勉旃，毋多談！

王生遺蓋寬饒書

明主知君潔白公正，不畏彊禦，故命君以司察之位，擅君以奉使之權，尊官厚祿，已施於君矣。君宜夙夜惟思當世之務，奉法宣化，憂勞天下。雖日有益，月有功，猶未足以稱職而報恩也。自古之治，三王之術，各有制度，今君不務

循職而已，迺欲以太古久遠之事，匡拂天子，數進不用難聽之語，以摩切左右，非所以揚令名全壽命者也。方今用事之人，皆明習法令，言足以飾君之辭，文足以成君之過，君不惟遵氏而高蹤，而慕子胥之末行，用不訾之軀，臨不測之險，竊爲君痛之。夫君子直而不挺，曲而不詘。大雅云：「既明且哲，以保其身。」狂夫之言，聖人擇焉，惟裁省覽。

劉歆遷讓太常博士書

昔唐虞既衰，而三代迭興，聖帝明王，累起相襲，其道甚著。周室既微，而禮樂不正，道之難全也如此。是故孔子憂道之不行，歷國應聘，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乃得其所，修易序書，制作春秋，以紀帝王之道。及夫子沒而微言絕，七十子終而大義乖，重遭戰國，棄籩豆之禮，理軍旅之陳，孔子之道抑，而孫吳之術興。陵夷至於暴秦，燔經書，殺儒士，設挾書之法，行是古之罪，道術由是遂滅。漢興，去聖帝明王遐遠，仲尼之道又絕，法度無所因襲，時獨有一叔孫通，略定禮儀，天下唯有易卜，未有它書。至孝惠之世，乃除挾書之律，然公卿大臣絳灌之屬，咸介胄武夫，莫以爲意。至孝文皇帝，始使掌故鼂錯，從伏生受尚書。尚書初出於屋壁，朽折散絕，今其書見在，時師傳讀而已。詩始萌芽，天下衆書，往往頗出，皆諸子傳說，猶廣立於學官，爲置博士。在漢朝之儒，唯賈生而已。至孝武皇帝，然後鄒魯梁趙，頗有詩禮春秋先師，皆起於建元之間。當此之時，一人不能獨盡其經，或爲雅，或爲頌，相合而成，秦誓後得，博士集而讀之，故詔書稱曰：「禮壞樂崩，書缺簡脫，朕甚閔焉。」時漢興已七八十年，離於全經固已遠矣。及魯恭王壞孔子宅，欲以爲宮，而得古文於壞壁之中，逸禮有三十九，書十六篇。天漢之後，孔安國獻之，遭巫蠱倉卒之難，未及施行。及春秋左氏丘明所修，皆古文舊書，多者二十餘通，藏於祕府，伏而未發。孝成皇帝，閔學殘文缺，稍離其真，乃陳發祕藏，校理舊文，得此三事，以考學官所傳。經或脫簡，傳或間編，博問民間，則有魯國桓公、趙國貫公、膠東庸生之遺學，與此同，抑而未施。此乃有識者之所惜，閔士君子之所嗟痛也。以上言得禮書左傳三事之可貴，往者綴學之士，不思廢

絕之闕，苟因陋就寡，分而析字，煩言碎辭，學者罷老，且不能究其一藝，信口說而背傳記，是末師而非往古。至於國家將有大事，若立辟雍，封禪巡狩之儀，則幽冥而莫知其原，猶欲保殘守缺，挾恐見破之私意，而亡從善服義之心，或懷妒嫉，不考情實，雷同相從，隨聲是非，抑此三學，以尙書爲不備，謂左氏爲不傳春秋，豈不哀哉！以上言時人無職抑此三學今聖上德通聖明，繼統揚業，亦閱文學，錯亂學士，若茲，雖昭其情，猶依違謙讓，與士君子同之。故下明詔，試左氏可立不，遣近臣奉指，銜命，將以輔弱扶微，與二三君子比意同力，冀得廢遺。今則不然，深閉固距，而不肯試，猥以不誦絕之，欲以杜塞餘道，絕滅微學。夫可與樂成，難與慮始，此乃衆庶之所爲耳，非所望於士君子也。以上言博士意不欲立左氏且此數家之事，皆先帝所親論，今上所考，視其古文舊書，皆有徵驗，外內相應，豈苟而已哉？夫禮失求之於野，古文不猶愈於野乎？往者博士書有歐陽、春秋、公羊、易，則施、孟、然、孝、宣、皇帝猶復廣立穀梁、春秋、梁、丘、易、大小夏侯、尙書、義雖相反，猶並置之，何則？與其過而廢之也，甯過而立之。傳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志其大者，不賢者志其小者。」今此數家之言，所以兼包大小之義，豈可偏絕哉？若必專己守殘，黨同門，妒道真，違明詔，失聖意，以陷於文吏之議，甚爲二三君子不取也。以上言數家之言不可偏絕

司馬援與楊廣書

春卿無恙，楊廣陳留將軍春卿廣字也前別冀南，寂無音驛。援聞還長安，因留上林，竊見四海已定，兆民同情，而季孟閉拒背畔，爲天下表的，季孟蓋字常懼海內切齒，思相屠裂，故遺書戀戀，以致惻隱之計。乃聞季孟歸罪於援，而納王游翁諂邪之說，游翁元字自謂函谷以西，舉足可定。以今而觀，竟何如邪？援聞至河內，過存伯春，伯春蓋字恂之字，見其奴吉，從西方還，說伯春小弟仲舒望見吉，仲舒蓋字次子字，欲問伯春無它否，竟不能言，曉夕號泣，婉轉塵中。又說其家悲愁之狀，不可言也。夫怨讎可刺不可毀，援聞之，不自知泣下也。援素知季孟孝愛，曾閱不過。夫孝於其親，豈不慈於

其子可有子抱三木而跳梁妄作，自同分羹之事乎？季孟平生自言，所以擁兵衆者，欲以保全父母之國，而完墳墓也。又言苟厚士大夫而已，而今所欲全者，將破亡之，所欲完者，將毀傷之，所欲厚者，將反薄之。季孟嘗忤子陽而，不受其爵，今更共陸陸，國藩按漢書蕭望之傳不肯碌碌反抱關爲與此陸陸字詞意正同，欲往附之，將難爲顏乎？若復責以重質，當安從得子主給是哉？往時子陽獨欲以王相待，而春卿拒之，今者歸老，更欲低頭與小兒曹共槽櫪而食，併肩側身於怨家之朝乎？男兒溺死何傷，而拘游哉？今國家待春卿意深，宜使牛孺卿與諸耆老大人共說季孟，孺卿將牛部字也若計畫不從，真可引領去矣。前披輿地圖，見天下郡國百有六所，奈何欲以區區二邦以當諸夏百有四乎？春卿事季孟，外有君臣之義，內有朋友之道，言君臣邪，固當諫爭，語朋友邪，應有切磋，豈有知其無成，而但萎賤，咋舌叉手從族乎？及今成計，殊尙善也。過是欲少味矣。且來君叔天下信士，君叔來欲字朝廷重之，其意依依，常獨爲西州言，援商朝廷，尤欲立信於此，必不負約，援不得久留，願急賜報。

朱浮與彭寵書

蓋聞智者順時而謀，愚者逆理而動，常竊悲京城太叔，以不知足而無賢輔，卒自棄於鄭也。伯通以名字典郡，有佐命之功，臨民親職，愛惜倉庫，而浮乘征伐之任，欲權時救急，二者皆爲國耳。卽疑浮相譖，何不詣闕自陳，而爲滅族之計乎？朝廷之於伯通，恩亦厚矣，委以大郡，任以盛武，事有柱石之寄，情同子孫之親，匹夫媵母，尙能致命一殲，豈有身帶三綬，職典大邦，而不顧恩義，生心外叛者乎？伯通與吏民語，何以爲顏，行步拜起，何以爲容，坐臥念之，何以爲心？引鏡窺景，何以施眉目，舉厝建功，何以爲人，惜乎！乘「休令」之嘉名，造梟鳴之逆謀，捐傳葉之慶祚，招破敗之重災，高論堯舜之道，不忍桀紂之性，生爲世笑，死爲愚鬼，不亦哀乎？伯通與耿俠遊，俱起佐命，同被國恩，俠遊謙讓，屢有降挹之言，而伯通自伐，以爲功高天下，往時遼東有豕生子白頭，異而獻之，行至河東，見羣豕皆白，懷慙

而還。若以子之功高，論于朝廷，則爲遼東豕也。今乃愚妄，自比六國。六國之時，其勢各盛，廓土數千里，勝兵將百萬，故能據國相持，多歷年所。今天下幾里，列郡幾城，奈何以區區漁陽，而結怨天子。此猶河濱之民，捧土以塞孟津，多見其不知量也。方今天下適定，海內願安，士無賢不肖，皆樂立名於世，而伯通獨中風狂走，自捐盛時，內聽嬌婦之失計，外信讒邪之諛言，長爲羣后惡法，永爲功臣鑒戒，豈不誤哉！定海內者，無私讎，勿以前事自疑，願留意顧老母少弟，凡舉事無爲親厚者所痛，而爲見讎者所快。

馮衍奏記鄧禹

衍聞明君不惡切慤之言，以測幽冥之論，忠臣不顧爭引之患，以達萬機之變。是故君臣兩興，功名兼立，銘勒金石，令問不忘。今衍幸逢寬明之日，將值危言之時，豈敢拱默避辜，而不竭其誠哉！以上滙寫獻言之意伏念天下離王莽之害久矣。始自東郡之師，繼以西海之役，巴蜀沒於南夷，緣邊破於北狄，遠征萬里，暴兵累年，禍孽未解，兵連不息。刑法彌深，賦斂愈重，衆彊之黨，橫擊於外，百僚之臣，貪殘於內，元元無聊，飢寒並臻，父子流亡，夫婦離散，廬落邱墟，田疇蕪穢，疾疫大興，災異蠱起。於是江湖之上，海岱之濱，風騰波湧，更相駘藉，四垂之人，肝腦塗地，死亡之數，不啻大半。殃咎之毒，痛入骨髓，匹夫僮婦，咸懷怨怒。皇帝以聖德靈威，龍興鳳舉，率宛葉之衆，將散亂之兵，唾血昆陽，長驅武關，破百萬之陳，摧九虎之軍，靈震四海，席卷天下，攘除禍亂，誅滅無道。一棊之間，海內大定，繼高祖之休烈，修文武之絕業，社稷復存，炎精更輝，德冠往初，功無與二。天下自以去亡新，就聖漢，當蒙其福，而賴其願，樹恩布德，易以周洽，其猶順驚風而蜚鴻毛也。以上陳中興之盛然而諸將擄掠，逆倫絕理，殺人父子，妻人婦女，燔其室屋，略其財產，飢者毛食，寒者裸跣，冤結失望，無所歸命。今大將軍以明淑之德，秉大使之權，統三軍之政，存撫并州之人，惠愛之誠，加乎百姓，高世之聲，聞乎羣士，故其延頸企踵而望者，非特一人也。且大將軍之事，豈特珪璧其行，束修其心。

而已哉？將定國家之大業，成天地之元功也。昔周宣中興之主，齊桓霸彊之君耳。猶有申伯召虎夷吾吉甫，攘其蝨賊安其疆宇，況乎萬里之漢，明帝復興而大將軍爲之梁棟，此誠不可以忽也。以上諸將無紀律故以王者之師望鄧禹且衍聞之，兵久則力屈，人愁則變生。今邯鄲之賊未滅，真定之際復擾，而大將軍所部不過百里，守城不休，戰軍不息，兵革雲翔，百姓震駭，奈何自怠，不爲深憂？夫并州之地，東帶名關，北逼彊胡，年穀獨熟，人庶多資，斯四戰之地，攻守之場也。如其不虞，何以待之？故曰德不累積，人不爲用，備不豫具，難以應卒。今生人之命，縣於將軍，將軍所杖，必須良材，宜改易非任，更選賢能。夫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審得其人，以承大將軍之明，則雖山澤之人，無不感德思樂爲用矣。然後簡精銳之卒，發屯守之士，三軍旣整，甲兵已具，相其土地之饒，觀其水泉之利，制屯田之術，習戰射之教，則威風遠暢，人安其業矣。若鎮太原，撫上黨，收百姓之歡心，樹名賢之良佐，天下無變，則足以顯聲譽。一朝有事，則可以建大功。惟大將軍開日月之明，發深淵之慮，監六經之論，觀孫吳之策，省羣議之是非，詳衆士之黑白，以超周南之迹，垂甘棠之風，令夫功烈施於千載，富貴傳於無窮，伊望之策，何以加茲？

以上勸禹鎮撫并州招納名賢

李固與黃瓊書

聞已度伊洛，近在萬歲亭，豈卽事有漸，將順王命乎？蓋君子謂伯夷隘，柳下惠不恭，故傳曰：「不夷不惠，可否之間。」蓋聖賢居身之所珍也，誠遂欲枕山棲谷，擬迹巢由，斯則可矣。若當輔政濟民，今其時也。自生民以來，善政少而亂俗多，必待堯舜之君，此爲志士終無時矣。常聞語曰：「曉曉者易缺，皦皦者易汙，陽春之曲，和者必寡。」盛名之下，其實難副。近魯陽樊君被徵，初至，朝廷設壇席，猶待神明，雖無大異，而言行所守，亦無所缺，而毀謗布流，應時折滅者，豈非觀聽望深，聲名太盛乎？自頃徵聘之士，胡元安、薛孟嘗、朱仲昭、顧季鴻等，其功業皆無所採，是故俗論皆言處士純盜虛聲。願先生弘此遠謨，令衆人歎服，一雪此言耳。

孔融論盛孝章書

歲月不居，時節如流，五十之年，忽焉已至。公爲始滿，融又過二，海內知識，零落殆盡。惟有會稽盛孝章，尙存其人。困於孫氏，妻孥湮沒，單子獨立，孤危愁苦。若使憂能傷人，此子不得永年矣。春秋傳曰：「諸侯有相滅亡者，桓公不能救，則桓公恥之。」今孝章實丈夫之雄也。天下談士，依以揚聲，而身不免於幽繫，命不期於旦夕。吾祖不當復論損益之友，而朱穆所以絕交也。公誠能馳一介之使，加咫尺之書，則孝章可致，友道可弘矣。今之少年，喜謗前輩，或能譏評孝章，孝章要爲有天下大名，九牧之人，所共稱歎。燕君市駿馬之骨，非欲以騁道里，乃當以招絕足也。惟公匡復漢室，宗社將絕，又能正之，正之之術，實須得賢。珠玉無脛，而自至者，以人好之也。況賢人之有足乎？昭王築臺以尊郭隗，隗雖小才，而逢大遇，竟能發明主之至心。故樂毅自魏往，劇辛自趙往，鄒衍自齊往，向使郭隗倒懸，而王不解，臨難而王不拯，則士亦將高翔遠引，莫有北首燕路者矣。凡所稱引，自公所知，而復有云者，欲公崇斯義，因表不悉。

阮瑀爲曹公作書與孫權

離絕以來，於今三年，無一日而忘前好，亦猶姻媾之義，恩情已深，違異之恨，中間尙淺也。孤懷此心，君豈同哉？每覽古今所由改趣，因緣侵辱，或起瑕釁，心忿意危，用成大變。若韓信傷心於失楚，彭寵積望於無異，盧綰嫌畏於已隙，英布憂迫於情漏，此事之緣也。孤與將軍，恩如骨肉，割授江南，不屬本州。豈若淮陰捐舊之恨，抑遏劉馥，相厚益隆，甯放朱浮，顯露之奏，無匿張勝，貸故之變，匪有「陰構賁赫」之告，固非燕王淮南之釁也。而忍絕王命，明棄碩交，實爲佞人所構會也。夫似是之言，莫不動聽，因形設象，易爲變觀，示之以禍難，激之以恥辱，大丈夫雄心，能無憤

發昔蘇秦說韓，羞以牛後；韓王按劍作色而怒。雖兵折地割，猶不爲悔，人之情也。仁君年壯氣盛，緒信所嬰；既懼患至，兼懷忿恨，不能復遠度孤心，近慮事勢，遂齎見薄之決計，秉翻然之成議，加劉備之扇揚，事結釁連，推而行之，想暢本心，不願於此也。孤以薄德，位高任重，幸蒙國朝將泰之運，蕩平天下，懷集異類，喜得全功，長享其福，而姻親坐離，厚援生隙，常恐海內多以相責，以爲老夫包藏禍心，陰有鄧武取胡之詐，乃使仁君翻然自絕，以是忿忿，懷慙反側，常思除棄小事，更申前好。二族俱榮，流祚後嗣，以明雅素中誠之效，抱懷數年，未得散意。以上言欲敦姻好，昔赤壁之役，遭離疫氣，燒船自還，以避惡地，非周瑜水軍所能抑挫也。江陵之守，物盡穀殫，無所復據，徒民還師，又非瑜之所能敗也。荆土本非己分，我盡與君，冀取其餘，相非侵肌膚，有所割損也。思計此變，無傷於孤，何必自遂於此，不復還之。高帝設爵以延田橫，光武指河而誓朱鮪，君之負累，豈如二子，是以至情，願聞德音。往年在譙，新造舟船，取足自載，以至九江，貴欲觀湖澤之形，定江濱之民耳，非有深入攻戰之計，將恐議者大爲己榮，自謂策得，長無西患，重以此故，未肯迴情。然智者之慮，慮於未形，達者所規，規於未兆，是故子胥知姑蘇之有麋鹿，輔果識智伯之爲趙禽，穆生謝病，以免楚難，鄒陽北遊，不同吳禍，此四士者，豈聖人哉？徒通變思深，以微知著耳。以君之明，觀孤術數，量君所據，相計土地，豈勢少力乏，不能遠舉，割江之表，晏安而已哉？甚未然也。若恃水戰，臨江塞要，欲令王師終不得渡，亦未必也。夫水戰千里，情巧萬端，越爲三軍，吳曾不禦。漢潛夏陽，魏豹不意；江河雖廣，其長難衛也。以上言魏三勢力足以併吞吳國。凡事有宜，不得盡言，將修前好，而張形勢，更無以威脅重敵人，然有所恐，恐書無益，何則？往者軍逼而自引還，今日在遠，而興慰納，辭遜意狹，謂其力盡，適以增驕，不足相助，但明效古，當自圖之耳。昔淮南信左吳之策，隗囂納王元之言，彭寵受親吏之計，三夫不寤，終爲世笑。梁王不受詭勝，竇融斥逐張元，二賢既覺，福亦隨之，願君少留意焉。若能內取子布，外擊劉備，以效赤心，用復前好，則江表之任，長以相付，高位重爵，坦然可觀。上令聖朝無東顧之勞，下令百姓保安全之福，君亨其榮，孤受其利，豈不快哉！若忽至誠，以處僥倖，婉彼二人，不忍加罪，所謂小